

# 献给那些 青春逃 叛者

我时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爸妈亲生的。为了弄明白这一点，我曾经端着我妈的脸掰着我爸的嘴对比过很多次，那模样长得不是一般的像；我还计算过血型，我妈是A型血，我爸是AB型，我也是AB型，成立；甚至我还打听到当年给我接生的医生的住址，尽管她已经老的不成样子，但还是一口咬定是我爸和我妈的正规产品。这样的结果让我略微有点儿失望。我并非无端地猜疑，更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我和父母完全不是一类人——我是个胸无大志自娱自乐晃悠悠找不着北地混日子的人，说白了就是混吃等死。虽然我岁数不大，但我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迹象。

“那真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永不合身的灰色制服潦草包裹下，从没正视过眼神，无从揣度那些脸庞的身世与去向，稚嫩的、茫然的、躲闪的、挑衅的、蒙昧的、狡黠的……回头一想，那些执拗、那些热切、那些辗转、那些眼泪，都已无法复制”但是，我父母却都是很优秀的人。他们虽然没什么太大的本事，也没赚回来金山银山，但至少工作兢兢业业，偶尔还能拿个奖状什么的回来。据说我爷爷当年也不错，再往上就不知道了。我想，如果我们家有个族谱，那我这一环节肯定是最暗淡

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存在，脸而遗臭万年。不知道老放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优秀。

是个究有主任钱准备候，她飞扬，年纪，仇怨。

人家这种不是考培，转身走了。

也没抱过什么希望，这种人干什么都不合适，不是家里紧，九年了。考高中对我来说基本就是耗到中考结束，

一切顺利的话，那她将是我最后一个班主任，怎么着也得给她留点印象，尽管也好不到哪去。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本想直接把那张巴扔了，可是又觉得不填报一次志愿显得我的人生太不完美了，于是就很不恶作剧地全写了市一

# 青春野蛮生长

无光的。所幸我并没有发现有族谱这么所以也不用太担心自己会因为给家族丢天爷当年是喝多了还是吃撑了，把我投

估计我存在的价值就是反衬其他人的而考上市一中这件事对我来说，绝对意外。一个人走路要总是踩狗屎，终一天他得捡到钱。中考结束那天，班很有预判性跟我说，回去告诉你爸，赶紧凑买个学校上吧，这是为你好。说这句话的时候像个怀春少女一般两颊微红容光焕发神采

让人全然忘记了她将近四十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分外饱满的复杂我刚揍了，因为前不久我刚揍了她一得志的样子她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她来个毕业她一顿，给她来个毕业留她说的也想一想，觉得她说的也挺有理，不过是阐述了一个人皆知的实，除了表情和语气有点儿找抽。

是我就给她深深鞠了一说老师，谢谢您这一年的对于上学这件事儿，我更无所谓失望。本来更无所谓失望。本来更不适合上学，义务教育恐怕都完成不上是痴人说梦，我现完了直接进社会。如果

点儿好印纸揉巴揉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韩龙◎著

# 青野 春 野蛮生长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野蛮生长 / 韩龙著. --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80220-967-1

I. ①青…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3114号

## 青春，野蛮生长

出版人：田 辉

作 者：韩 龙

责任编辑：史文良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邮编：100048）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 68469781(发行部)88417417(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ph1985@126.com](mailto:cpph1985@126.com)

经 销：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业和印刷厂印刷

监 印：敖 晔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7.5

版 次：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967-1

定 价：26.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目录

## 一 001/008

不知道老天爷当年是喝多了还是吃撑了，把我投放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估计我存在的价值就是反衬其他人的优秀。而考上市一中这件事对我来说，绝对是个意外。一个人走路要总是踩狗屎，终究有一天他得捡到钱。

## 二 009/025

当我出现在新班主任面前的时候，她笑了，当然不是冲我笑，而是冲我后面的年级主任。我很后悔为什么当时不仔细观察一下她的笑容，因为这几乎是我唯一一次见她笑，我失去了一次绝版珍藏的机会。年级主任一转身，她的脸就拉到了地上。我站在那里不敢动，生怕踩到她的脸。

## 三 026/035

“你真喜欢她？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我就看上她了。”老歪一本正经地说。

现在往回看，那时候所谓的“爱情”似乎很傻傻很幼稚，甚至无厘头，但是想想，那时候确实也是这样的，喜欢一个人，就在一眼之间，毫无理由，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一种纯真。

#### 四 036/049

“我看见了……是真的……嗯！脱！快脱！快！”高材生果然不一样，台词都这么富有激情富有挑逗性，比老歪的解说强多了。肉眼加近视镜加望远镜，三合一的效果肯定比老歪二合一更好，看得也更真切，因此感受也是非同一般的强烈。

#### 五 050/060

一个严重谢顶的男人坐在那里抽烟，脸藏在浓重的青灰色烟气后面，显示着一个中年男人的朦胧美，估计这就是教导处主任了。站到他的面前时才看清楚，要不是因为这几根寂寞的头发，谢顶男还算是一英俊潇洒翩翩男。可惜了，整天烟熏火燎的，难怪头发长不出来，还等什么该枯了。

#### 六 061/077

偷来的东西看来并不怎么好吃，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送走老歪，我一个人站在校门口，心里有些失落。回想这一个学期，好像做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都没做，总觉得很漫长，很难熬，一回头却发现苍白得经不起回忆。

#### 七 078/089

我双手把脑袋一抱，打吧，只要别把脑袋打坏就成。我趴在地上，眼睁睁看着俩人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旁边已经围了一些闲人，还有一些过路的停下车子站在路对面看，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说：“看什么看，没见过人挨打啊？赶紧散了吧。”

#### 八 090/101

我一直很欣赏你的豪爽、仗义、是非分明、敢做敢当，可是你像所有叛逆的少年一样，做事不考虑后果。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喜欢用拳头说话，总觉得暴力可以解决一切。吃了几年亏，现在我明白了，其实拳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宽容才可以解决一切。这是一个男孩和一个男人的距离。

## 九 102/115

游戏厅到了夏天总会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汗味、烟味纠缠在一起，再加上为了躲避检查而挂起的厚厚的棉门帘，味道散不出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浓郁沉重难以说清的味道。其实游戏机并没有什么好玩的，玩来玩去就那么回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走在大街上脚不自觉地就往游戏厅的方向移动，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把你往那个方向推。

## 十 116/125

那时候老师家长把玩儿游戏机看成非常恶劣的行为，如洪水猛兽，感觉那程度基本上和吸毒卖淫嫖娼差不多了。被家长发现的话家长就会觉得自己非常失败，自己的孩子居然会做出打游戏机这么伤天害理大逆不道禽兽不如无可救药的举动，实在是愧对列祖列宗。

## 十一 126/137

想不通世界上怎么会有孟亚菲这样的女人，岁数不大花招这么多，最终让两个傻逼男人造就了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败类女人。可惜我不是女的，否则我一定要摁住她狂打一顿，打她个满脸开花，省得出来祸害人，现在我只能诅咒她出个车祸再不就是天上掉个铅球铁饼啥的砸她个半死。

## 十二 138/152

虽然这钱来的很不地道，但至少他们能靠自己养活自己和家人。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又有些茫然。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依旧是一事无成，虽然我看起来每天晃悠悠乐呵乐呵的，其实心里很着急。但是着急又有什么用呢？赚不到钱，也不知道去哪里赚钱，甚至要依靠别人的救济——狗都不如的生活！

## 十三 153/168

家里的生意居然真的做起来了。因为没钱，所以他们只是借了几千块钱开了个很小的铺子，起初我爸说什么也不肯，后来在我妈的劝说下，总算鼓起勇气去干了。不过这和我也没有多大关系，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事，只有我像一只无聊的小虫，爬过来爬过去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 十四 169/182

你问我这样的表白会不会太大胆，你的胆子真太大了，我不如你；你问我会不会笑你，绝对不会，我不敢；你问我能不能体会那种感觉，我不能，也不想体会；你告诉我无须为自己的成绩自卑，我真的从来没有把这当做是一件丢人的事；你说我这啊那啊吸引你，我真的很想改；你一直说自己相信这个相信那个，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你问我为什么会喜欢我，我也想知道啊；你说我们的心会很快相通，哪通我堵哪行吗？

#### 十五 183/196

我想，那个年纪的男孩子，做什么都不过分，也许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经常会小题大做地给某件事情定性，对某种事物给予坚决的赞扬抑或批判，其实都是不大妥当的，我们只是在一个需要宣泄的年纪选择了一种比较另类的宣泄手段，难说它好，也难说它不好。

#### 十六 197/210

害怕和他说话，害怕面对他。我像所有的人一样，很想做点什么，让他高兴，让他为我自豪，成为他炫耀的资本，即使不能在经济上给他帮助，也能让他感觉到安慰，可是一一次又一次，只给他带来更深的失望，让他为我蒙羞，这种强烈的负罪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而更要命的是，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仍然会在我身上寄托希望。我希望这次他们会对我绝望。

#### 十七 211/222

我相信最初的时候她们不是这么想的，人一开始的时候都差不多，变来变去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个体，比如我和她们，近在咫尺，年龄相仿，但却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或者说，每个人心里都是一个世界。

#### 十八 223/229

此刻她已经睡去了。我望了她一眼，缓缓地从床上凌乱的衣服里掏出一支烟点上。黑暗中打火机的强光让我有些眩晕，我把头向后仰去。手背上的温度和口中的烟味让眼前的一切变得格外真实。

#### 十九 230/232

夏天，我想起了我所经历过的每一个夏天，第一次开学的那个夏天，和东子在一起的那个夏天……我眯起眼睛望着攒动的人群，仿佛在等着老歪从我身后突然出现，一脸淫荡地看着我，然后我们相视而笑。

我时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爸妈亲生的。

为了弄明白这一点，我曾经端着我妈的脸掰着我爸的嘴对比过很多次，那模样长得不是一般的像；我还计算过血型，我妈是A型血，我爸是AB型，我也是AB型，成立；甚至我还打听到当年给我接生的医生的住址，尽管她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但还是一口咬定我是我爸和我妈的正规产品。

这样的结果让我略微有点儿失望。

我并非无端地猜疑，更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我和父母完全不是一类人——我是个胸无大志自娱自乐晃悠悠找不着北的混日子的人，说白了就是混吃等死。虽然我岁数不大，但我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



起死回生的迹象。

但是，我父母却都是很优秀的人。他们虽然没什么太大的本事，也没赚回来金山银山，但至少工作兢兢业业，偶尔还能拿个奖状什么的回来。据说我爷爷当年也不错，再往上就知道了。

我想，如果我们家有个族谱，那我这一环节肯定是最暗淡无光的。所幸我并没有发现有族谱这么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存在，所以也不用太担心自己会因为给家族丢脸而遗臭万年。

不知道老天爷当年是喝多了还是吃撑了，把我投放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估计我存在的价值就是反衬其他人的优秀。

而考上市一中这件事对我来说，绝对是个意外。一个人走路要总是踩狗屎，终究有一天他得捡到钱。

中考结束那天，班主任很有预判性地跟我说，回去告诉你爸，赶紧凑钱准备买个学校上吧，这是为你好。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像个怀春少女一般两颊微红容光焕发神采飞扬，让人全然忘记了她将近四十的年纪，语气里带着一种分外饱满的复仇快感——因为前不久我刚揍了她一顿。本来看她这副小人得意的样子，我还想再揍她一顿，给她来个毕业留念，可是转念一想，觉得她说的也挺有道理，不过是阐述了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除了表情和语气有点儿找抽。于是我就给她深深鞠了一躬，说老师，谢谢您这一年的栽培，转身走了。

对于上学这件事儿，我压根儿也没抱过什么希望，更无所谓失望。本来我这种人干什么都不合适，更不适合上学，要不是家里逼得紧，九年义务教育恐怕都完成不了。考高中对我来说基本上是痴人说梦，我现在就是耗到中考结束，完了直接进社会。如

果一切顺利的话，那她将是我最后一个班主任，怎么着也得给她留点儿好印象，尽管也好不到哪儿去。

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本想直接把那张纸揉巴揉巴扔了，可是又觉得不填报一次志愿显得我的人生太不完美了，于是就很恶作剧地全写了市一中——全市最牛逼的中学，结果老天不长眼，居然让我考上了。领通知书那天，班主任的脸色让人猛一看以为涂了一层绿漆——很显然，这个意外事故对她的打击不是一般的大。

我曾经努力回忆考试当天的情景，希望能从某些蛛丝马迹里找出一点儿我诡异并喷的原因，可是并未如愿——当天我家并没有出现红色祥云笼罩屋顶，神龙凤凰飞舞盘旋的盛况，甚至连个麻雀都没看到，可见文曲星没有下凡，下凡了也没附到我身上；超常发挥也解释不过去，因为这差距不在超常的范围之内，一个跳高运动员再怎么超常发挥也不可能蹦到月球上去。

最靠谱的可能性只有两种，要么是判卷子的人头脑犯晕，要么是统计分数的人神志不清，总之一句话，我捡便宜了。

我爸为此深感自豪——儿子养了这么多年，自己也跟着丢人现眼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咸鱼翻身，给他争了一口气，这种快感是难以名状的，于是开学那天，他非要送我过去。

我知道他的心思，就是期望着路上遇见几个熟人，装作轻描淡写的样子故意显摆显摆，可是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自己考上这所学校已经是对这所学校以及其他同学的侮辱了，再拉上我爸一起大张旗鼓地侮辱他们就更不应该了，因此我很低调地选择了自己一个人去。

以前没想过自己有机会迈进这个学校大门，现在机会来了，一时还不敢贸然进去，于是我选择了先蹲在校门口对面的马路牙子上观察观察形势，顺便抽根儿烟。

学校大门很高，这跟它的分数线是对应的，校门口人头攒动，场景甚为壮观：大门两边公家的汽车和私家摩托车横七竖八停了一大排，大红条幅上写着欢迎菜鸟或者是恭喜各位菜鸟考进全市最牛逼的中学之类的十分自恋且无聊的话，下面墙上红纸黑字写的是被录取学生的名字，跟古代科举考试放榜似的。人们以一个学生配一至两名家长的比例自然组合，一脸激动兴奋骄傲憧憬地挤在榜前指指点点，寻找着自己或自己孩子的名字。每个人脸上都盛开着一朵鲜花，表示他们难以按捺内心的激动。

这是一种找到组织的欣喜感，我没有，因为从心里没把这儿当成我的组织。

能进这所学校的估计除了我都是高才生。我见过高才生，但没见过这么多高才生扎堆儿，更没见过这么多高才生的家长扎堆儿，我琢磨着，如果这时候往人堆儿里扔颗炸弹，得损失多少人才啊。可惜我手里没有炸弹，有也不敢扔，只有一个烟头，我使劲儿一弹，啪，掉人脚上了。那人颇有气势地一转身，四目对视，我们都晕了。

“老歪！”我先反应过来了。

“草鱼！”老歪颇激动，一把拉住我的手，跟厂长看见县领导似的。

这个叫老歪的是我初三转学之前的同学，五毒俱全型人才，学习成绩略逊于我，我们俩成绩略逊于全班同学。由于长期奋斗

在同一战线，所以在两年的初中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可惜后来我转学了就一直没再联系，想不到今天在这地方碰上了。

老歪这名字是有来历的。

初二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逃课打游戏机，老歪走在最前面，一撩游戏厅帘子，一个不明物掉了下来，正砸他脑袋上。他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安全出口”四个字。老歪不干了，拿起牌子找到老板，就安全出口为什么不安全这个论题向老板发难，老板不愿意搭理他，给了他五个游戏机币作为精神赔偿。老歪尝到了甜头，从此以后，他每次进游戏厅都先歪着头往上看，希望牌子能再次掉下来砸中他，以便他能再次借题勒索讹诈。虽然以后再也没能如愿，但却因此得了“老歪”这样一个名字。

“你到这儿干吗来了？”我对于在这种神圣的地方遇见他表示惊讶。

“上学啊。”

我看着他，深表质疑——除非考试那天祥云笼罩他家屋顶了，否则他绝对没有任何可能考到这个学校来。

“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呢？”

“屁本事啊，我爸花一万块钱给我买进来的。”老歪跟个暴发户似的大嗓门地喊，一点儿也不避讳。

我一愣，以前传说想读市一中可以花钱买，现在被老歪他爹验证了。再看看那些欣喜若狂的高才生，觉得他们真没劲，辛辛苦苦没白天没晚上地奋斗三年，不如人家几张票子管事儿。

“你不会也来这儿上学了吧？”老歪反问我。

“是啊。”我底气特足地回了一声。

“你怎么进来的？”

我正想气沉丹田用浑厚的嗓音跟他说一句，我考进来的，忽然又觉得不太合适。初中的成绩在那儿摆着呢，谁也蒙不了谁，现在说自己考进来的，没人相信，解释不清最后还落个虚伪的名声，再捎带影响了兄弟感情，实在太不值了。我要说我蒙的吧，显得更虚伪，好像不愿意让别人揭你老底，故意敷衍一句似的，而且说实在的，让咱蒙都蒙不了这么多分。

“我也花钱买进来的。”我装了一回孙子，但说完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

没错儿，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应该是花钱买进来的，别的一切解释都是不合理的，说自己考进来的，要是不看成绩单，我自己都不信，所以还不如隐瞒真相。

“是吗？花了多少钱？”老歪还不依不饶地追问。

“差不多，也就那个数儿。”我搪塞道。

从老歪的价码我得知，这次好运价值一万块钱，另外还满足了我父母让我继续上学的想法。

这是一所寄宿制的中学，我和老歪分到了一个班，一个宿舍。一开始我觉得这事儿太巧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班是按入学成绩划分的，由于我的分数刚过录取线，所以就跟老歪这等掏钱买进来的货色分到了一个班。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班是全年级基础最差的，要么就是刚过线，要么就是没过线，再不就是成绩不错但考试失利的倒霉蛋。我估计我此生逃不出这个圈子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在是人为地给你群分，从一开始就把阶级给你鲜

明地划分清楚了。

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我觉得目前这个定位对我来说挺贴切，老歪也这么认为。不过也有个别人唉声叹气的，大概是觉得自己放在这儿屈才了，照自己水平怎么也不应该埋没在这个垃圾堆里。

本事没有，牢骚一大堆，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

“真有本事怎么还分到这个班来了？”我看不起这种人。

“孙子。”老歪给他们下了定义。

八月底的灿烂阳光晒得人心烦，我现在急切地想见到新班主任，因为这个人关系着我这三年的高中生活是否能平稳度过。可等来等去，连个人影儿都没见着。

“怎么上了高中还这么受歧视？连个老师都不给发。”我有点儿不耐烦。

“你什么时候变得跟老师这么感情深厚了？”

“得知知己知彼啊，别又给我整个初三班主任那样的。”

“哎，对了，草鱼，我听说你小子把你们班主任干了一顿，怎么回事儿？怎么没开除你啊？给哥们儿讲讲让哥们儿学习学习。”老歪突然来了兴致。

“我说老歪，你是不是特盼着我被开除啊？有什么好说的，又不是什么光荣事迹。”

“谁敢说不光荣我跟他急！非得牺牲了才叫光荣啊？打架谁不会？可是哪个最后不是卷铺盖回家？你这气也出了人也留下来了，这才是本事呢，真给咱们长志气，哥们儿最佩服就是你这点

儿……”

老歪使出吃奶的劲儿抬举我，用唾沫星子不断神话我的壮举，目的就是撺掇我讲给他听。我这人听不了好话，一夸就飘，于是我就特识抬举地上了他的道儿。

## 二

为人仗义的人招人喜欢，也招人骗，比如我爸。

我爸和我妈都是普通职工，没什么大本事，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俩这辈子出的最大一个乱子就是生了我这么个儿子。这俩人辛苦工作了半辈子，省吃俭用也算攒了几万块钱，结果就让人给盯上了。

那天，他的一个朋友找到我家，冲他鬼哭狼嚎地抹了几十把鼻涕几十把泪，中心思想就是说明自己现在遭遇了人生一个重大挫折，非常需要钱并且自己身无分文，如果没有这些钱，他以及他一千亲属都将归西，再并且他又只有我爸这么一个知心的兄弟，如果我爸再不帮他他就不如直接死了云云。

我爸听后被深深打动，眼眶湿润之余豪情大发，用大巴掌猛拍此人后背，拍的那人一阵狂咳，我爸边拍边说，说放心吧兄弟，



别怕，天塌下来有哥哥帮你顶着呢。

那人擦擦眼泪抹抹鼻涕收起我爸的钱，临走放下一句话：哥哥，兄弟一辈子也忘不了你，来日若富贵，定当登门重谢。

从此之后，此人销声匿迹杳无音讯人间蒸发，总之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忘不忘得了我爸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可以肯定我爸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这个苦命的兄弟了。

这几万块钱帮他撑起了一片蔚蓝的天空，我家的天塌了。

要怪只能怪我爸太仗义太实在，不仅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还把兜里的大票儿都塞到人手里了。于是原本还算是行走在小康道路上的家庭从此陷入困境。

祸不单行，这一年他和我妈又携手下岗了，原因是学历不够。以前上班的时候他们处处争先，现在下岗也没有落在别人的后面。

我说单位给你们发了这么多奖状都白发了？我爸看看我，没吭声儿，沉默良久，掐灭烟头说：“儿子，一定要读书。”

由于这件事的刺激，我爸坚定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念，于是升初三之前，他决定把我转到一家别人说很好的学校读书。

学校不是白转的，需要不小的一笔钱，这东西类似于足球俱乐部之间的转会费，只不过需要掏钱的是转会者本人，这一点儿难住了他。

我说爸，你看我是那块料吗？现在家里这么困难，你就甭浪费那个钱了。我挺大一个活人，有手有脚的，到哪去不能吃一碗饭？他瞪了我一眼：“别的你甭操心，只管上你的学。”

钱最终还是凑够了，是他管朋友借的。他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典型，别人管他借钱比什么都容易，让他管别人借钱，逼不